



〔苏〕伊里亞·爱倫堡

印度印象記



印 度 印 象 記

〔苏〕伊里亞·愛倫堡 著

蔣 輯 譯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是愛倫堡訪問印度后寫成的。作者通過他所看到的和所理解到的給我們介紹了印度這個古老的國家，用他特有的豐富多采的文筆生動而深刻地描繪了印度社會、宗教、文化、藝術等多方面的面貌，同時也批判了某些西方國家對印度的不正確的看法。

本書譯自1956年第6期蘇聯“外國文學”雜誌。

印度印象記

[蘇]伊里亞·愛倫堡 著

蔣 韓 譯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總店遷入旁)

天津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津出字第001號

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發行

↓ ※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3/8 插頁 2 字數 4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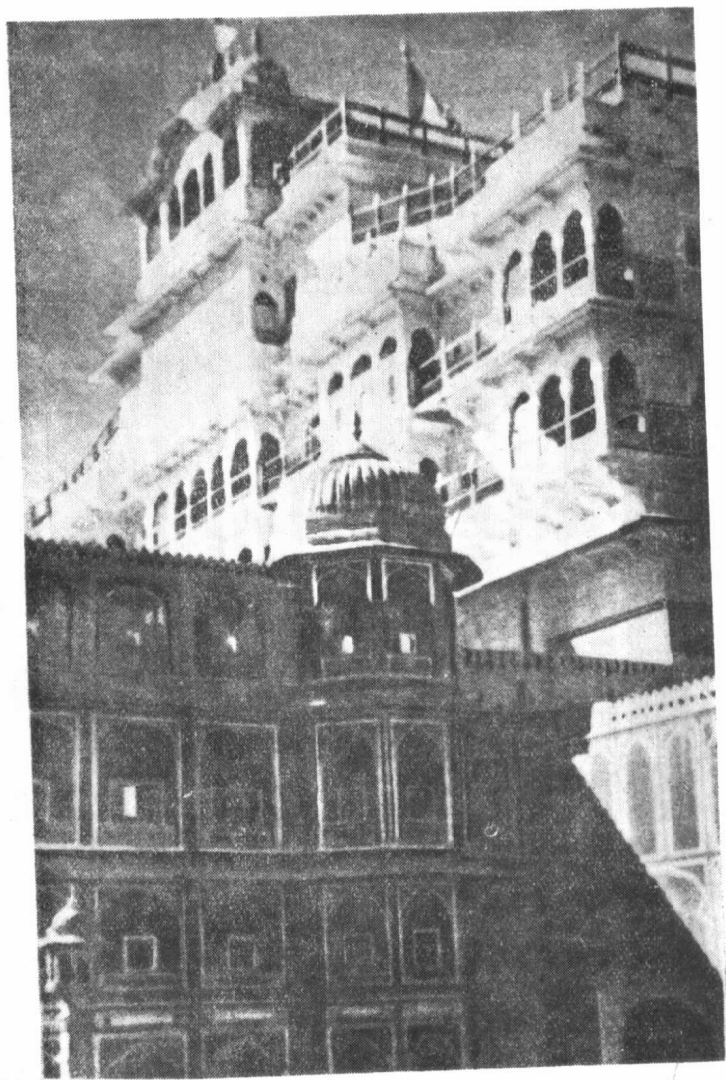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 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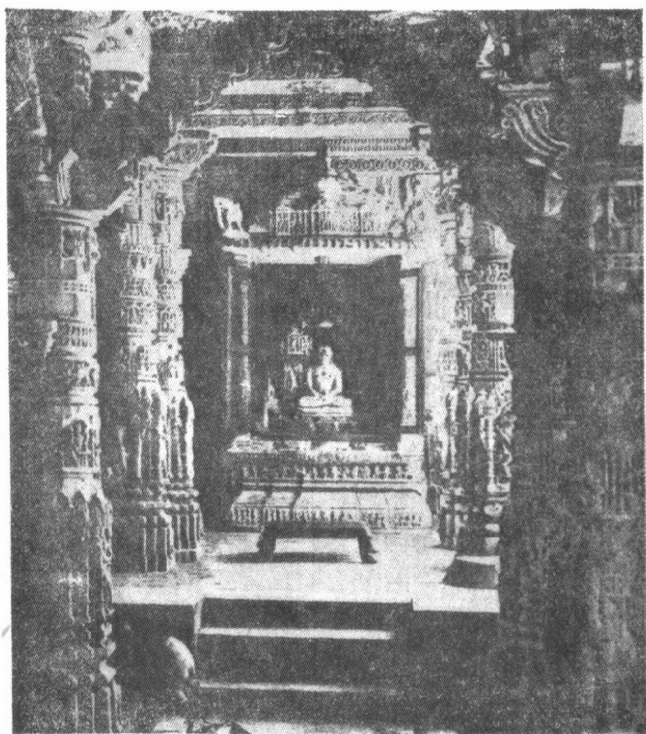
統一書號 10072·233

定 價 (7) 0.26 元



齐浦尔的王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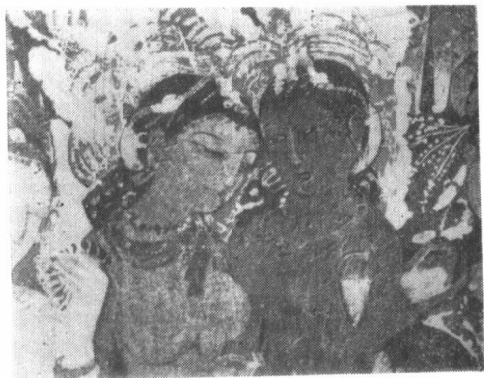
ABS99/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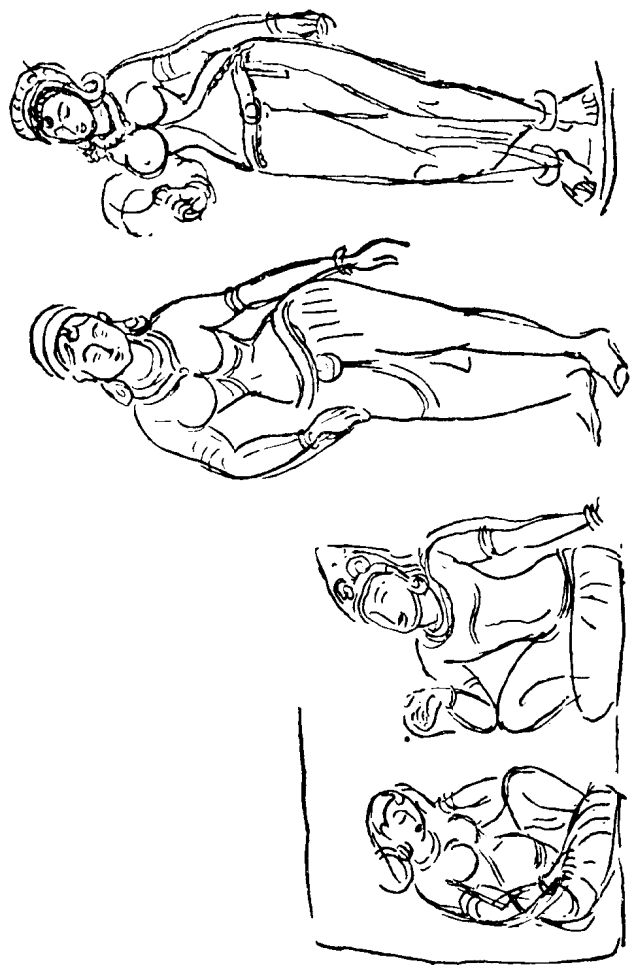


馬翁特·阿布的耆那教廟

印度阿旃陀壁画介绍

飞天 (部分)





爱楼拉雕刻的速写画（画家海巴尔的作品）

最近十年来，我不时乘飞机到各处旅行。飞机就像旅館的房間一样，我已經習已为常了。世界上形形色色，花样繁多——人不同，習俗不同，自然界不同。时常作客他乡，总觉得旅館的房間都是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对飞机也有同样的感觉。在飞机的下面，可能是渺無边际的海洋或阿剌伯沙漠，也可能是莽莽草原或安第斯山脉，但是在飞机里，穿得非常整潔而笑容可掬的女服务員总是以周到而和藹的态度把果汁或画报送来，看看旅客們有沒有把座位上系住身子的皮帶扣好。如果向窗外眺望，常見的是一片云海：它好像是一堆永不溶化的白雪，又像是一团骯髒的破棉絮，这要看各人的趣味和情緒如何来决定。飞机下面，有时下雨，有时飄雪，有时云間露出一塊晴空，但是在飞机上总是陽光照耀着；不过它并不令人兴奋，似乎和我們在地面上慣常看到的太陽不同。当然，在飞机上有时也可以看到下面的大地。它很像一幅早期立体派的圖画。也許当飞机飞得像小鳥那样低的时候，風景是美丽的，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現在这架四引擎飞机升騰到这样的高度，世界就像一幅幅的几何圖，使人感到特別單調。甚至都市也像一些标准化的方塊积木，一点也沒有点綴出生气来。在雅典，那古老的衛城屹然犹在；在开罗，大街上的人群正在庆

賀宪法，在尼斯^㉔，天气冷得反常；在巴格达，人民經常处在飢餓的威胁中……这些都难以想像，只能从那位殷勤的女服务员准时送来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的报导。

在飞机上向下了望，看到的不是人们的生活，而是代表生活的图案。有人说，这种环境正适宜于沉思。当我第一次乘飞机旅行的时候，我确曾这样试过。从那时起，我时常坐飞机，到现在不下一百来次了，在飞机上乐意作什么就作什么——有时看校样，有时猜纵横字谜，有时就索性睡觉，但怎么也没有去想过“浮生若梦”这回事。照我看来，在航程中一切都那么空洞，反而会使人们放弃幻想。如果所罗门国王去訪問薩美斯卡姬女皇时，不騎駱駝而乘噴气式飞机的話，那他也許就写不出“傳道書”^㉕。

飞机在各地停歇，但景色并没有什么改变。开罗的飞机场和里約热內盧的差不了多少。随便到哪一个地方，旅客們总是被領到一家寬敞而毫無生气的大飯店，里面照例是放着几張沙發，無線电扩音机在大声的叫，而旅客們每到一个地方也总是忙着买一些所謂民族艺术的紀念品，为的是以后好說：“这是我在貝魯特买来的匣子”或“这是我从达喀尔^㉖帶回来的黑人的神像”。航空公司把防雨布袋分發給乘客們，他們便不加思索地在苏黎世^㉗买一点巧克力，在累西非^㉘买一些咖啡，在

㉔ 尼斯是法国的海濱胜地。——譯者注（以下同）

㉕ 所罗門是古代犹太国国王（公元前1033—975年）。“傳道書”是“旧約全書”的第十二章，相傳是所罗門作的。

㉖ 达喀尔是法屬西非的首都。

㉗ 苏黎世是瑞士的一个城市。

里斯本买几瓶葡萄酒，在开罗买几匣五仁軟糖。

埋怨在飞行时寂寞無聊是不應該的：飞行的時間很短，不致于感到真正的寂寞。从巴黎到德里，是一段短暫而平凡的航程。像往常一样，女服务員不时送来簡报，上面写着：我們正在五千公尺的高空飞行，現时正飞渡塞浦路斯島。我懶洋洋地凝視着云層，它看来并不陌生，仿佛像高尔基大街上的一座座房子。

任憑你怎么說，这种方式的旅行总觉得有些反常。人們貪圖快，才不坐火車或輪船而宁願乘飞机，但是这样就糟了。在往德里的途中，夜特別短促，时針指着午夜，但天边已經露出曙光了。相反，在归途中我接連过了两个夜晚：欧洲的太陽似乎懶洋洋地怎么也不肯按照印度的時間升起来。最初兩三天你会感到奇怪：不是半夜清醒过来，就是天剛入暮已乱打呵欠，仿佛該睡覺了。这当然無關紧要，很容易容忍过去。有一天晚上，当飞机从孟买起飞的时候，那里正是暑热难熬，在陰凉的地方，气温都高达攝氏三十五度。但在第二天清晨，我看到了白雪皚皚的希臘和西西里島。印度的報紙並沒有刊載欧洲冬季奇寒的消息，也可能曾經报导过而我自己疏忽沒有注意到，但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却使我感到迷惑。在巴黎，气温降到零下十六度，一到晚上，人們冷得縮做一团。仅仅在二十二小时的飞行中，气温就有五十一度的差別。但我們也不必为这些事情去嘮叨，有人說：猴子，甚至連馬都不喜欢这种尝

① 累西非是巴西的一个城市。

試，但是作为“能思維的动物”的人类，比这更不舒服的情况也能忍受。

可是当我談起乘飞机旅行的一些反常情况时，我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情。在巴黎，我听见人們談論着裁減軍备；也有人在講，一位批評家很不公平地辱罵了某一作家；也有人說汽車太多，阻碍了街上的交通；也有人說找房子非常困难。还有人提到某人已經完成或是正在計劃完成一部很好的影片。这些閑言碎語，我都能懂得，而且是听慣了的。至于街上的行人、商店的橱窗和灰禿禿的大厦，也都是常見的。但是当我在晨光曦微中飞抵德里的时候，我立刻感到这是另一个世界。那些古老的庙宇、孩子們、树木、甚至月亮，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特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那里的人民，他們一举一动都和我見到过的別国人民不同，談話的方式也不一样，甚至所談的也是另外一些事情。

当我在德里的时候，我剛巧过六十五岁生日。人們肯定說，人一到了暮年，知識似乎要比二十来岁年輕的时候丰富得多。这很难說，不过我总觉得：上了年紀的人即使累积了不少知識，但却失掉了那种为人类所固有的偉大天賦——对新鮮事物的惊奇感。到了我这种年岁的人，要引起惊奇感是不挺容易的。我还得补充一句：我对欧洲很熟悉，曾經到过中国和南北美洲，但是印度这个国家使我感到惊奇，仿佛我又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当然，在叙述印度的任何書本里都可以看到：印度是一个被喜馬拉雅山和大洋同別国隔开来的国家，是一个独特的

世界。但是很久以前一位俄国旅行家就穿过撒马尔汗、布哈拉^㉑和喀布尔^㉒到达了当时大莫卧儿帝国的领域，同时这条道路帮助他了解印度。他发现许多歌曲的旋律是相似的，许多风俗习惯也都是熟悉的，他看到库特勃—米那尔古寺的尖塔时，脑子里就想起古尔—埃米尔^㉓和沙希津达^㉔。从法国驶出的商船，中途在比里犹斯和塞得港停泊。雅典的卫城也就成为导往印度的前奏。问题不仅仅在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远征，或阿育王^㉕和在他以后一个时期内印度和希腊之间频繁的通商关系，问题还在于希腊和印度同样是世界文明的策源地之一。当你和奥林巴斯居民^㉖接触的时候，你就开始了解古代印度艺术的精华。一位旅行家当看到有个正在倾听潺潺的流水声而沉思幻想着的阿剌伯人时，他也许会懂得怎样去和马德拉斯居民作初次的晤谈，因为马德拉斯的居民曾经劝告过法国商人说：除了交易所的行市之外，还有其他宝贵的东西。

在出发访问印度之前，我读了不少有关这个国家的书籍，看到了印度古物的照片，同时也知道印度诗人的某些诗篇。

㉑ 撒马尔汗和布哈拉都在苏联。

㉒ 喀布尔是阿富汗的首都。

㉓ 古尔—埃米尔是铁木儿等人的陵墓，建筑于十五世纪初叶，地点在撒马尔汗（在目前苏联的乌兹别克境内）。

㉔ 沙希津达是有名的综合建筑物，包括古清真寺和许多坟墓，建筑于十四至十五世纪，也在撒马尔汗。

㉕ 阿育王是古代摩揭陀国（印度北部）的国王，公元前273—232年。

㉖ 奥林巴斯是希腊北部的山地，相传为古希腊诸神居住的地方。在这里，奥林巴斯居民作古代希腊艺术解。

我总以为已经懂得一些了。但是一到印度，發現我对这个国家还是一無所知。不知怎的，我立刻就爱上了它。年輕人曉得，爱情像閃电一样，常常是突如其來的，并不需要对对方有什么充分的了解，所謂一見鍾情。印度是一个非常广大而古老的國家，如果用数字来表示，那可以說，它的人口將近四亿，历史超过了四千年。对这样一个國家，即使研究十年也不可能有深刻的了解，何況我在印度总共才逗留了一个月。我很想談談我在印度的見聞，講講那里的人民和古迹給了我一些什么印象。当然，对外來人所不容易了解，以及連印度人自己还在爭論中的事情，我不打算在这里討論。一个初次到印度游历的人，对印度既沒有知識，又沒有經驗，更缺乏鑒賞的能力，也許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感觉新鮮。一个人和妻子共同生活了二、三十年，多多少少会了解自己的妻子。如果他是一个作家，他就能描写她，或者說得更确切些，能够描写一个和她相像的女人。但是他所描写的，如果和二、三十年前他在好朋友面前承認的那些話相比，就会有很大的差別。沉溺在戀愛中的青年在談起吸引他的姑娘时，并不对她作任何心理上的分析，只觉得天下唯她独美，在言語中充滿着热烈的感情。我知道，在我这篇訪印随笔里將会有許多膚淺的、偶然性的、有时甚至是不正确的描写，但是我相信：我的印度朋友們如果覺得我完全是受了爱的冲动而执笔的話，他們一定会原諒我的。

在德里，我看到了一根壯麗的鐵柱子。這是遠在五世紀時鑄造的。儘管經常雨淋日晒，它從來沒有生鏽。老實說，這使我驚訝。我還不知道，古代印度人已經滲透了冶金術的奧秘。我立刻自認對印度什么都不懂。六年前我到過中國，那時我因為太不了解中國而悶悶不樂。這番到了印度，我又感到自己的愚昧無知了。

從前在中學里，我們常常聽到過有關禁欲主義者和享樂主義者的故事，也聽到過宙斯^㉑有多少孩子以及孩子們之間相互爭吵的故事。我們讀過“伊利亞特”^㉒的譯文和賀拉西^㉓詩集的原本（當然是附有注解的）。我們深知有古希臘文學和羅馬法。當閱讀長篇小說和詩篇時，我們不時看到阿波羅^㉔、阿富羅底^㉕和九個女詩神，也不時看到希臘的詭辯論和拉丁的格言警句。每個年輕人都知道米洛斯的維納斯塑像——海涅^㉖和格列勃·烏斯賓斯基^㉗曾為這完美的藝術創作而感動得下淚。我們知道普希金在貴族學校時曾迷戀于

-
- ㉑ 宙斯是古希臘群神中最高的統治者。
 - ㉒ 伊利亞特是古希臘荷馬史詩之一，公元前9—8世紀。
 - ㉓ 賀拉西是古羅馬詩人，公元前65—8年。
 - ㉔ 阿波羅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
 - ㉕ 阿富羅底是古希臘神話中愛和美的女神。
 - ㉖ 海涅是德國詩人，1797—1856年。
 - ㉗ 烏斯賓斯基是俄國作家，1843—1902年。

阿普列依^①，他在恋爱时期曾联想起基普里达^②，他又把恰达耶夫^③和伯里克利^④相比。我們也想起了阿基米得^⑤曾大叫过“我發現了！我發現了！”而这就是数学的起源。

所有这些都非常好。知識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害处，通曉古希臘文化不但能提高审美的水平，同时还能帮助人們去理解古典文学的崇高理想。糟糕的是：当追溯世界文明的淵源时，介紹給我們看的不是全貌，因此也就不正确了。老师沒有教我們：除了希臘之外，我們的文化还有其他的泉源。难道在中学里有人和我們談过孔子、释迦牟尼和吠陀經^⑥嗎？难道在我們的讀本里有李白和杜甫的詩篇嗎？难道我們知道印度古老的雕刻嗎？难道有人給我們講过誰發明罗盤針和誰發明印刷术嗎？我們曉得有关哥敦堡^⑦的事情，他是一位絕頂聰明的德国人，根据旧日民間的傳說，他創造了奇迹。但是在中学里也沒有人告訴我們：比哥敦堡早八百年，中国人早已創造了同一个奇迹。我們常常頌揚這句話：“它終究还是在旋轉！”^⑧但是我們想不到印度人阿利耶拜陀^⑨比这位意大利人伽利略早一千年，就已經確定地球是繞着自己的軸旋轉的一

① 阿普列依是古羅馬作家及哲學家，二世紀。

② 基普里达是希臘神話中的女神。

③ 恰达耶夫是俄國哲學家，普希金的朋友，1794—1856年。

④ 伯里克利是古希臘政治家，約公元前490—429年。

⑤ 阿基米得是古代偉大的物理學家及數學家，約公元前287—212年。

⑥ 吠陀經是印度最古老的經典，共百部以上。

⑦ 哥敦堡是德國的科學家（1397—1468），曾發明金屬活字印刷術。

⑧ 意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1564—1642）因主張地球旋轉學說，被羅馬法庭判處死刑，臨死時還在說這句話。

⑨ 阿利耶拜陀亦稱耶婆，是印度的天文學家，著有耶婆集。

个球形天体。別林斯基^㉑写道：“你們是否希望我来向你們講解‘罗摩衍’和‘摩訶婆罗多’^㉒的真意，并分析‘沙恭达罗’这部卓絕的作品呢？……老实对你們說吧！吠陀經里面的那些聖典我簡直不能理解，而印度的这些史詩和剧本，我甚至連譯文都看不懂”。不錯，在別林斯基写了这段話的一年以后，由于他热心的帮助，有一部份从梵文譯成俄文的“摩訶婆罗多”史詩出版了；不久，迦梨陀娑^㉓的剧本“沙恭达罗”也譯出来了。还在这以前，茹科夫斯基^㉔譯出了“那罗与达摩陽娑”^㉕卡拉姆辛^㉖譯了迦梨陀娑剧本中的几个断片。莫斯科卡默尔大戏院开幕时上演的就是“沙恭达罗”。但是这些出色的作品从来也沒有被列入学校里的世界文学課程中。过去我們所学到的实在太狹隘太貧乏了。

吉卜林^㉗在一首詩中，开头就写着：“西方管西方，东方管东方，兩者永远合不到一塊兒”。这句话已成为許多企圖使东方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的欧洲人所爱說的口头禪了。也許在这里所表現的，首先就是我所說的愚昧無知吧！

㉑ 別林斯基是俄国文学批評家、唯物主义哲学家，1811—1848年。

㉒ “罗摩衍”和“摩訶婆罗多”是印度古代的二大史詩，前者長九万二千行，后者長二十二万行。

㉓ 迦梨陀娑是古代印度偉大的剧作家和詩人，被称为“宮庭九宝”之一。根据較近的考证，他是笈多王朝全盛时期的人物，时代大約是4—5世紀。“沙恭达罗”这剧本是他的名著。

㉔ 茹科夫斯基是俄国詩人，1783—1852年。

㉕ “那罗与达摩陽娑”（Nala and Damayanti）这段故事本来是“摩訶婆罗多”的插曲。

㉖ 卡拉姆辛是俄国作家，写过“可憐的丽莎”，1766—1826年。

㉗ 吉卜林是英国作家，1865—1936年。

当然,对有些政客来说,所谓保护“西方文化”,只是一个幌子,是用来掩饰他们的自私意图的:他们对任何文化,不管是“东方的”或“西方的”,实际都是一窍不通。这批人也不必多谈了。但我还不时遇到心地善良的法国医生或英国律师,他们确实相信所有人类的文化都起源于希腊,而是由罗马战士们把它传播到这个为上帝宠爱的欧洲的。这就是他们在大学或专门学院里所学到而一辈子忘不了的东西。

在公元最初期,印度就出现了一部寓言集“潘查坦特拉”^㉑。这部集子对愚蠢、贪婪、嫉妒和其他恶行作了深刻的讽刺。古代印度的寓言家们对帝王的胡作非为和婆罗门教徒的贪婪无耻是绝不宽恕的。这些寓言在五、六百年以后被译成阿剌伯文,后来又从阿剌伯文译成拉丁文和希腊文,这样它们就流传到了欧洲。但是结果是相当有趣的:在旧俄时代,这些寓言在“史蒂法尼特与伊赫尼拉特”的名称下流传开来。十二世纪法国女诗人玛丽·特·法朗斯在她写的一篇寓言中重复了“五卷书”中“鼠姑娘”的情节。当然,这位法国女诗人相信她是受了罗马故事的鼓舞而写的,但是俄国人却认为这些含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出自大马士革圣约翰的毛笔,而且是用希腊文写的。拉丰丹^㉒深知自己的成绩必须归功于埃佐普^㉓,但是他也也许没有想到世界上早已有了“五卷书”这部著作。

中国在第二世纪发明的草制纸,或者在古代印度诗人用

㉑ “潘查坦特拉”即“五卷书”,包括寓言、神话和格言等。

㉒ 拉丰丹是法国寓言家,1621—1695年。

㉓ 埃佐普是古希腊寓言家,公元前6—5世纪。